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陶纯著

秋 莲

陶
纯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秋莲

陶纯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莲 / 陶纯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9.1

(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·陶纯卷)

ISBN 978-7-5205-0521-5

I. ①秋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05606 号

责任编辑: 牟国煜 薛未未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24.25 字数: 357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写作的意义（代序）

关于写作的意义，以前我并没有过多考虑，就像我没有过多考虑人生的意义一样。人们活着为了什么？若要刨根问底寻找答案，可能有很多——有人为了贪图享乐，追求欲望的充分满足；有人为了事业的成功，一生孜孜不倦；有人为了一己私利，一辈子只知索取，不知奉献；有人稀里糊涂过一辈子，也不知道为了啥……

同样，写作为了什么？

用世俗的看法，不外乎下列几种：一是为了初心和梦想；二是为了名利；三是把写文章当作梯子往上爬，谋取官位；四是为了养家糊口。

关于写作的意义，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有很多高论。《左传》上说，人生有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立言即指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文章，它能流芳百世。曹操的儿子曹丕似乎站得最高，他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意思是文章它能关乎国家兴亡，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重器，是万代不朽的大事业，人的寿命、荣乐随时会中止，而好文章会代代相传，所以写文章要用心。杜甫在《偶题》一诗中说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意思是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，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知道。龚自珍在《咏史》诗中说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。”意思是，文人骚客一听到文字狱的事就胆战心惊，离席而去，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糊口，不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。法国作家大仲马说：“历史是

一颗钉子，在上面挂我的小说。”大仲马很自信，他把自己的作品当成了历史的一面镜子，事实上他也做到了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：“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，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，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。”可见他是一个淡定的写作者。巴金说：“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，而是我有感情。”巴金先生非常平易近人，不故弄玄虚。鲁迅说：“文章怎么写，我说不出来。”鲁迅先生此话并非谦虚，他可能想说，作家是课堂上教不出来的，作家需要天赋，文无定法，没有现成的路数教你们成功……

若问我写作为了什么？

为了名利吗？肯定有这个因素，否则就缺乏某种动力，而现实又很严酷——只有成功，才能获取名利。为了往上爬？真没想过，我比较散漫，心直口快，不适合当领导，事实上我一辈子只是一名专业创作员，从没担任过任何官职，连个班长、小组长都没干过。为了初心和梦想？这个没问题，绝对是，我主要是为初心和梦想而创作。为了养家糊口吗？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已经是一名军官，生活说得过去，吃饭不成问题，也没想着靠写作发大财，所以这条不成立。归根结底，对于我来说，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是生命和灵魂的需要，写作于我就像空气和阳光，不能离开。写作照亮了我的生活，使我有勇气面对艰难困苦和悲观孤独……

我们的生活中，几乎干什么都要花钱，大概只有三样东西不要钱：一是阳光，二是空气，三是文字。这三样东西，是可以随便取用的，不用掏腰包。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很幸运很幸福，把三样东西都占了。

我女儿劝我，你光会写不行，还得学会吆喝。我说，先写出好东西再说吧。文坛就像官场，并不是坐在高位上的都是好官，文坛上有些名气大的，也没见他写出什么让人服气的大作。文坛犹如一池水，水上面难免有泡沫，泡沫浮在最上面，阳光一照，花花绿绿，可能很好看晃眼，人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泡沫，但它是虚的。自己既然做不了泡沫，那就做一颗水中的石子吧，石子不显山不露水，沉甸甸地在下面趴着，多

少年之后，泡沫没了，但石子还在。

我还想说，有时候，写作与创作不是一个概念，写作与创作的区别在于写作是物理反应，而创作是化学反应。真正的创作是创新——塑造新的人物，描写新的生活，发掘新的细节，抒发新的情感。

特别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，使我的主要作品以这种形式与读者见面。这不是我写作的终点，而是又一个起点。

此为序。

陶 纯

2018年5月13日

目 录

秋莲	1
营地之光	51
像小河一样流淌	90
子弹穿过头颅	126
天佑	170
坐到天亮	213
绿云彩	244
天下的事情	280
大器	317
海很遥远	351

秋 莲

秋莲的父亲在徐蚌会战中殉国，两个月后，她母亲翟桂芳肺病加重，不幸在广慈医院去世。

许宗衡阵亡的消息，一直瞒着翟桂芳。两个月来，秋莲不让她看任何报纸，也不让她听广播，还叮嘱父亲生前派来的两个勤务兵，绝不能把这个口风露出去。两个月来，翟桂芳一直住在这所法国人开办的医院里治疗肺病，病情虽有所反复，但不至于马上就没治。

本来许宗衡答应打完徐蚌会战，就带夫人到香港治病，身体转好的情况下，再把她们母女转送美国，秋莲也正想到美国读书。但是两个月前，在离徐州五十多公里的碾庄，黄百韬第七兵团被解放军粟裕所部重兵围困，黄百韬绝望中自杀。一直跟随护卫黄长官的二十五军副军长许宗衡被流弹打死，国军精锐第七兵团全军覆灭。两天后的沪上所有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。报童举着报纸，大声叫嚷这条特大新闻，引来一群群的购报者，拿到报纸的人发出一片惊叹之声。

秋莲本来也想到医院门外买一张报纸，自从父亲去徐蚌前线后，她每天都要买报，但是听到报童刺耳的叫喊，她打消了买报的念头。从此以后，她就不再买报。

几天前，父亲生前派来的两个勤务兵借故跑了——一个说去买菜，没回来；另一个说去买烟，也没回来。母亲已经意识到不好，饭量降了。这天早晨，有个病号提着一台收音机从病房门口缓缓经过，里面正

播放蒋介石的一篇讲话。他提到民国三十五年内战爆发以后阵亡的国军高级将领，有张灵甫、蔡仁杰、韩增栋、刘戡、陈章、黄百韬、郭景云，最后说到了秋莲的父亲许宗衡。正在给母亲喂饭的秋莲想要掩饰，只见母亲剧烈咳嗽一阵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就去了。

许家一年半前从南京搬来上海居住，在上海并没有私人住宅，租住的房子。许宗衡心细，他考虑的是，上海靠海，冬天比南京好受一些，没南京那么潮湿阴冷；上海外国人办的医院多，比南京医疗条件好，这些都对翟桂芳的身体恢复有利。许家在上海没什么熟人，许宗衡祖籍福建厦门，二十岁离开老家出来上黄埔军校，之后从军打仗二十多年，和老家族人的联系早已中断。秋莲是家中独女，因此许宗衡夫妇这么一走，秋莲在上海就没有了一个亲人，她真正算是举目无亲了。

母亲的后事料理，多亏一个人——汤正伦。汤正伦是许家在南京时候的邻居，两家在秦淮河边的别墅紧挨着。他比秋莲大五岁，他父亲是南京大华纱厂的老板，他排行老三，以前有熟悉的人叫他汤三。他大哥在国军的一支部队当少将旅长，民国三十六年在河南阵亡。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姐姐姐夫都在南京国防部工作，很少在人前露面，做了十多年邻居，秋莲没见过他们几回。

有一天秋莲到三马路上一家药店给母亲抓药，一出门，看到一个面孔很熟悉的人，着西服，鸭舌帽压得很低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一个穿长袍的男人，脚步快速地移动，从她面前经过。秋莲马上就认出，这不是汤正伦吗？他怎么也跑上海来了？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。

秋莲喊了他一声：“汤正伦！”

汤正伦愣了一下，扭脸认出秋莲，示意她不要说话，再转过脸往前瞅，发现那个穿长袍的人已经不见了。他伸手顶一下鸭舌帽，走到秋莲身边，露出久违的笑和一口白牙，说：“许小姐，想不到你也来上海了。”

秋莲好奇：“刚才那人是谁？”

汤正伦淡淡一笑：“共产党的人。要不是你插这一杠子，今天我能逮住他。”

秋莲抱歉地说：“这样啊，我打搅你公务了。”

汤正伦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事，下回再逮他。”

那天中午汤正伦非要请秋莲吃饭，秋莲请辞不过，只得提着一大包药丸，跟在他屁股后面去了四马路上的一家西餐店。饭毕分手的时候，汤正伦告诉她说，他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外滩七号电报大楼的一个小经理，那里的人都知道他叫高伦，希望秋莲以后也叫他高伦，不要再提他以前的名字。

秋莲有些吃惊：“你怎么连姓也改了？”

汤正伦——高伦咂咂嘴说：“职业需要嘛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”

秋莲母亲住进广慈医院后，高伦时常过来瞅一眼。翟桂芳对他过去的印象蛮不错，说他小时候像个洋娃娃，淘气聪明，人见人喜；又说他爸曾经和秋莲爸议论过，如果两个孩子以后有机会出国深造，最好选同一所学校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一次，翟桂芳问高伦：“你爸你妈还好吧？都有一年多没见他们了。”高伦头一低说：“母亲还好，父亲半年前过世了，大哥在豫北前线牺牲后，父亲就一直没缓过劲儿来，加上厂子不景气，终于急火攻心，一天夜里犯病，天没亮人就撒手去了。”翟桂芳叹口气说：“世道不好，啥事体都可能发生啊。”

翟桂芳终归是过来人，看出高伦对女儿有意，有一天她说：“莲儿，万一我和你爸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跟他过日子吧，他还是靠得住的。”秋莲脸一红说：“现在说这个干什么。”

许宗衡在前线出事，高伦知道得略早一点，他来医院找秋莲，向她露了点口风，没说全，只说许长官可能在徐蚌前线遭遇不测。秋莲不信，埋怨他乌鸦嘴。直到第二天沪上所有报纸都登出来，秋莲不信也信了。

母亲一去，秋莲傻了似的，不哭不叫，像个木偶，双目低垂，一言不发。给母亲办后事期间，高伦跑前跑后地忙活。他亲自跑到外面买来水绿色的绣花寿衣，央求护士护工们帮死者穿上，又亲自把遗体推到医院太平间，然后到店铺置办寿材，直到雇车把棺材运到静安寺公墓下葬。不了解情况的人，都把他当成了死者的儿子。

帮忙料理后事的人都走开了，墓地里只剩下秋莲和高伦两人。秋莲仍然是呆若木鸡。高伦扶住她肩膀说：“秋莲，你就哭一声，哭出来就

没事了。”秋莲张了张嘴，终于哇地大哭起来，边哭边翻来覆去地说：“都走了，谁管我啊……都走了，谁管我啊……”

许宗衡死在前线，骨殖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，想给他们夫妻合葬已不可能。秋莲把父亲戴过的一顶帽子放到母亲的棺材里，算是给他们夫妻行了合葬。本想立个碑，上写“父母大人许宗衡翟桂芳之墓”，下面再落上“儿许秋莲”和年月日，高伦不同意。后来才知道他有意不立碑，是为了掩护秋莲的身份。

时间一长，这座坟堆就会被人当成无主坟。秋莲当时顾不上想这些，一切都由高伦来料理，她全听高伦的。

这一年秋莲十八岁，高伦二十三岁。

二

葬了母亲之后，秋莲有过回南京的打算，毕竟南京有个家——秦淮河边的那栋房子里，藏有不少她喜欢的书籍，还有一些她的画稿。她曾经非常迷恋画画，画水彩，也画过油画。来上海后，她全部精力用来照顾母亲，书啊画啊，都丢到脑后了。

高伦不同意她回去，说你回去上学还是做工？她回答不上来，只说南京熟人多，有贵族学校的同学、老师，有一栋自家的房子，还有母亲家那边的几个远房亲戚。高伦说，天要变了，国破家亡的事，不幸让我们赶上了，这时候，熟人越少越好，房子越小越好，有些东西你是背不走的，不如放弃。

高伦在上海混了几年，明显比秋莲成熟。秋莲想起母亲临终前说过的让她未来跟他过日子的话。她想，离了高伦，对她来说，天真要塌了，她还有什么可选择的？高伦说什么，她就听什么吧，也许这就是命。谁让你家跟他家做邻居呢？谁让你现在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呢？是不是天注定？

就当是天注定吧。

高伦有时出来，身上带枪。他执行公务的时候，就像失踪一样，秋莲想找他都找不到。当你刚要生他气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。他陪秋莲逛

商铺，逛公园，有时还去夜总会跳一场舞。等秋莲母亲过了“五七”，她心情好转了一些，他说，莲儿，该给你找个事情做了。

这天，高伦把她带到闸北的一座兵营，到操场上看了一会儿国军士兵刺杀练习，有个人过来伏在他耳边说，老 K 到了。高伦带秋莲跟着那人来到二楼一间窗帘紧闭的大房间，有个三十岁左右、相貌堂堂的男人坐在藤椅上抽雪茄。想必他就是老 K 了。

他们进入后，老 K 半站起来，点点头，示意他们坐下。老 K 简单问了几句秋莲的情况，这之前高伦肯定跟老 K 介绍过秋莲，所以老 K 对秋莲的家世比较了解。他身子前倾，盯着秋莲说：“许小姐，我问你话，你要据实回答，明白吗？”

秋莲诚实地点点头。

“你——恨共产党吗？”

秋莲以前很少想这个问题，她不知该怎么回答。老 K 身子又往前倾了倾：“令尊死在共产党手里，难道你不恨他们吗？”

秋莲想起高伦就在自己身边，望了他一眼。高伦朝她微微一点头。于是她回答说：“恨……我恨。”

老 K 满意地点点头：“你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吗？像我、高伦兄一样。”

秋莲又看一眼高伦，然后点头说：“愿意。”

“既然加入组织，绝不允许背叛，你能做到吗？”

秋莲再看一眼高伦，目光转向老 K：“我能。”

“如果做不到……噫！”老 K 做了个挥刀砍头的动作。

秋莲点点头，表示她不怕。

老 K 轻轻拍了几下巴掌，站起来，冲秋莲伸出手。秋莲赶紧站起来，也伸出手。她的手被老 K 黏糊糊的大手紧紧握住。

老 K 笑说：“欢迎你，张秋莲同志。”

秋莲一愣：“长官，我叫许秋莲。”

老 K 望着高伦。高伦小声对秋莲说：“加入组织，安全保密起见，得按纪律改名换姓。我向组织建议，只给你改姓，因为沪上现在知道你叫秋莲的没几人，名可以不改。”

秋莲想了想说：“沪上知道我叫许秋莲的，也就你们二位。我既不更名，也不改姓，行吗？”

高伦望着老 K。老 K 掏出打火机点燃手中的半截雪茄，用力抽了两口，这才点点头说：“先这样吧。”

秋莲松了一口气。她知道父亲在老家没有兄弟姐妹，父亲没了，她再改姓，许家就什么也剩不下了。

就这样她成了组织的人。早年，她父亲曾经说过，希望她长大后远离政治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。现在她顾不得这些了，因为她一切都得听高伦的。

几日后，高伦把秋莲带到浦东地界的一个独立院子，她要在这里参加一期培训班，除了“洗脑”，还要学一些基本的谍报工作技术，比如密写、速记、收发报、破译、战场包扎救护、射击、照相洗相，等等。在这里不使用名字，名字严格保密，每个人都用代号，秋莲的代号为十六。以后为了工作便利和身份掩护，还要求每人选学一门技术，秋莲征得高伦同意后，选学的是医疗护理专业。

培训结束，根据上峰要求，秋莲被安排进了第一劳工医院。她每天到那里上班，虽然很累，但却感觉很充实，因为她长这么大，终于有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。她家原先租住的房子是座石库门的二楼三个房间，现在她单身一人，父亲留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不能再住那么大的房子，高伦替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。有不少医院的姐妹在这附近租房子住，秋莲很快与她们混熟悉了。

只是她不理解：学了谍报技术，成了组织的人，跑到医院干啥？指望她在医院抓共产党？她把这个问题说给高伦听，高伦说，到这个地方，是为了以后，你先洗白自己，等待上峰分配任务，其他什么都不要想。

这时候，已经有传言说，解放军很快要打过长江，南京、沪杭一带的有钱人纷纷自找出路，香港、南洋成了首选，而党政军要员则把以前没怎么听说过的台湾当作第二故乡，准备携家带口漂洋过海，追随虽然下野仍然权柄在握的蒋先生而去。秋莲想，如果父母还活着，她也许也要去台湾的。听说贵族学校的不少同学都走了。

很明显，共产党过江，首要目标一是南京——南京是首都；二是上海——上海最有钱。那一阵上海非常乱，世界末日来临一般，似乎人人惶惶不可终日。果然，解放军四月份过江，五月初就兵临上海郊外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秋莲现在已经知道，老 K 是国防部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小头目，高伦是他的下线，而她又是高伦的下线。也就是说，她直接受高伦领导，高伦直接受老 K 指挥。这时他们又有了新的代号，高伦代号“野鸡”，秋莲的代号为“公牛”。

上海即将失守，上海的国军正规军以及党国各路人马，都在做最后的挣扎努力。秋莲依旧没有什么任务，正常上下班，高伦却忙得不可开交，每夜都出去执行公务。秋莲好不容易和他见上一面，劝他说，共产党那么猛，咱们鸡蛋打不过石头，会碰破的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像个输光了钱的赌徒，他说，石头是死的，鸡蛋有生命，鸡蛋可以孵出小鸡，生生不息，我们要战斗到底。又说，即使碰破了，也要冒一个鸡蛋花，灿烂一下。

解放军攻城那天，除了一些留下潜伏的人员之外，保密局的人走得差不多了——一部分人员到福建、广东“继续战斗”，一部分人员直接撤到台湾。但是高伦没走，秋莲自然也是走不成。高伦说，老 K 也没走，他们再搞一两个大点的行动就撤。高伦的姐姐和姐夫早在共产党渡江之前，就随国防部大部分人员撤到台湾去了，同时把他老母亲也带走了，这样高伦就没了牵挂，可以放手干事情。他还劝秋莲，别怕，上海守三个月没问题，有大军在，咱们不会有危险。

秋莲知道，高伦他们想在破城之前炸毁闸北发电厂。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，上海并没有像汤恩伯总司令说的那样“固若金汤，守六个月没问题”，也不像高伦说的“能守三个月”，不到半月，上海就失守了。

秋莲记得很清楚，五月二十七日那天，解放军进城，而高伦此时还没接到老 K 让他们撤退的命令。秋莲感到害怕，跑了老远的路来高伦寓所找他，想和他待在一起。高伦很急躁，不停地摇电话找老 K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老 K，老 K 说，他还要组织几个行动，请再坚持几天，到时候他会通知他撤退时间和集合地点。

城里城外零星的战斗仍在进行，枪声像爆豆一样不时地传来。高伦的寓所在衡山路上的法租界，这里相对安全一些。高伦安慰秋莲，不要怕，他故作轻松状，说：“我手上有三条命，我都不怕，你是白纸一张，更不用怕啦。”

秋莲自打父母亲死后，一直没怎么缓过劲儿来，整天战战兢兢的，她把高伦当成了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依靠。高伦以为她怕，其实误解了她，她并不担心自己，她是怕高伦有事。一旦高伦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她在世上就没有任何的依靠了。这让她感到无比恐惧。

高伦给她倒了一杯咖啡，坐在她身边，轻轻握住她的手。他们认识这么久，头一回如此亲密，她闻到了他的呼吸，那么粗壮有力，令她有些眩晕。后来她就稀里糊涂倒在了他怀里，再后来他们就倒在了他的小床上。他像美国电影里那样，吻她的唇，吻她的脖颈，吻她的耳朵，抚摸她的胸。他动作笨拙，没有章法。这种新鲜的体验却使她魂不守舍，呼吸困难，感到微微的窒息。外面的枪声依然散乱地响着，忽远忽近，他们都听不到了。昏昏然之中，他把她的长裙子撩上去，她没有做任何反抗，心想反正早晚是他的人，就随他吧。

但是一阵急骤响起的枪声突然把他们打醒了！枪声就响在窗户底下！一颗流弹击碎了窗玻璃，碎玻璃碴子飞溅到床头，差点儿掉落到秋莲脸上。这个突然的变故让高伦一阵发蒙。秋莲比他清醒，她首先想到他有危险，推他一把说：“你快走！”

高伦胡乱穿上裤子和上衣，从后门溜走了。秋莲松了口气，感觉这儿不宜久留，她整理一下衣衫，出了房间，从前门走出来。

面前的景象让她骇然变色！

这附近是个小三岔路口，有四个身穿解放军服装的人扑倒在地，他们的鲜血一摊摊地印在马路上，像新鲜的颜料，带着刺鼻的气味。显然这四人刚才遭到了伏击。秋莲呆愣片刻，回过神来，拔腿就想走掉。她刚刚走出两步，就听身后有微弱的呻吟声……她本能地回头，看到四人中的一人轻轻动了动。呻吟声就是他发出的。秋莲这时候什么也不怕了，什么也不顾了，毕竟那人还没死，她不能不管。她扑过来，看到那人腹部中了一弹，腿部中了一弹，左臂也中了一弹，要害处是在腹部。

她当了两个多月护士，知道该怎么做，于是她熟练地解开他身上自带的一卷绷带，快速包扎他腹部的伤口，然后又从他身边的两具尸体上解下另两条绷带，狠狠用力扎住他腿部、左臂部的伤口。血终于止住了，他身下的血团不再往外扩展。

做完这一切，她浑身汗涔涔的，瘫坐在地。她双手沾满了血，脸上也溅上了血点子，看上去她也像受伤的样子。

那个被她所救的伤者一脸络腮胡子，冬瓜脑袋，喉结粗大，方脸阔嘴，像是个长官。他是她从医以来所救的第一个人。他在某一瞬间苏醒过来，因为失血过多，脸苍黄得吓人，他冲她艰难地笑一笑，表示感谢的意思，然后又昏了过去。秋莲呆呆地想，只要自己伸一下手，松开他腹部的绷带，他立马就完了。

这算不算是替父亲报仇呢？

此时，有不少人叫喊着什么，快步朝这边跑来。

三

秋莲所救的那个络腮胡子是解放军某师的团长马九龙。马团长接到电话，带三个护兵到师临时指挥所开会，为了省时间，他们走小路，途中遭到敌特伏击，三个护兵当场牺牲，马九龙身受重伤，幸运地被秋莲所救。

第二天下午，马九龙终于在师野战医院苏醒过来。他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那个姑娘呢？”

一直在医院手术室坐镇的师政治部主任卢道亮说：“老马，这么多医生护士抢救你，一天一夜都没合眼，你狗日的却只惦记个姑娘。”

“没她，你们救个球，老子早死了。”

“老马，那姑娘……嗨！丑得很，满脸麻子。”卢道亮认真地说，边说边摇头。

“放屁……要不是她好看，老子心有牵挂，也撑不到现在。”

看来不找到那姑娘，马九龙是坚决不干的。卢道亮只好赶紧安排人去找。